

## 不苦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136337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136337>.

Rating:	<a href="#">Mature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Underage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彪郊, 发郊, 孝郊, all郊, Chong Yingbiao/Yin Jiao, King Wu of Zhou   Ji Fa/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崇盈彪, 殷郊, 姬发, 苏全孝</a>
Additional Tags:	<a href="#">双性, 民国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Collections:	<a href="#">Anonymous</a>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17 Updated: 2023-09-21 Words: 14,832 Chapters: 9/?

## 不苦

by Anonymous

### Summary

冲喜文学，买股文，原连载于微博。

\*内含民国时期多种陋习，包括但不限于：人口贩卖/未成年性行为/吸鸦片/政治迫害等  
如有不适及时退出。

### Notes

标题/bgm来自：《不苦》张慈

## 怎么是个傻的

苏家在冀州城西，老爷苏护是开皮具店的，阔得远近闻名，苏家的生意都是苏护和长子苏全忠打理。苏家的小女儿苏姐儿也是出了名的美人胚子。相比之下二少爷全孝就不大争气，个高，但是高得伶仃，谁戳他一指头就要骨折的样子，皮肤白得对于一个男孩来说有点不适合，显得眼下两圈青黑愈发憔悴了。苏全孝生下来就底子很虚，一副按捺不住要早死的劲头。病病歪歪长到十二岁，苏护愁得不行，有人出主意，说可以买个童养媳来冲喜。苏护觉得这个办法不坏，就安排人去人牙子那里物色。苏全孝十二岁半的这一天，看着他爸牵着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小孩走进院门。男孩虎头虎脑，两道浓眉毛，壮实的可以一拳打倒两个苏全孝。一只手被苏护牵着，另一只手举着一块麦芽糖吃得很欢快。苏护把男孩往苏全孝眼前一推，言简意赅，说：“你的！”就上一边抽旱烟袋去了。

苏全孝非常敬畏地看着面前的小男孩，虽然对方舔糖舔得半张脸都是口水，但是苏全孝还是非常敬畏，觉得对方身上有种迫人的矫健的美。矫健的小男孩看他一直看自己，把嘴里的糖块拔出来，藕断丝连地递到苏全孝嘴边：“你吃吗？”

苏全忠冷眼旁观，此时问他爸：“咋是个傻的？”

苏护还是很简洁：“便宜。”

过了一会，苏护补充：“不是先天的傻，说是来冀州路上脑袋撞了一下。”

苏全忠非常忧愁，看着弟弟颠颠地跟在傻子屁股后边转，觉得自家弟弟也没好到哪里去。

看着看着觉得不对，他又问：“小孩哪来的？”

“乡下捡的呗。”

“不对吧，”苏全忠很怀疑，“你看那个棉衣料子，乡下小孩哪穿得起！别是从哪个大户人家拐来的。”

苏护不耐烦了。“管他妈的，老子花了钱！”

另一边两个小孩蹲在院里一颗银杏树下，研究着一块冻苔。

“你叫什么啊？”苏全孝很好奇。

“我忘了，好像叫郊郊。”男孩说。

苏全孝非常感动。这个男孩叫郊郊，而郊郊将是他未来的老婆。虽然他对老婆没有什么概念，只知道两个人从此可以一起睡觉。苏全孝因为怕黑没少哭鼻子。还有一事，就是郊郊的块头这么大，一定可以保护他从此免受隔壁崇家老二的欺负。想到这里，苏全孝伤风的鼻子笑出了一个鼻涕泡。

## 湿意大发

郊郊在苏家活蹦乱跳长到14岁，饭没少吃，活一点没干。倒不是老苏家宅心仁厚，主要是这孩子不聪明，但是力气奇大，让他洗衣服会把衣服扯坏，让他洗碗会把碗盘打烂，也就来回帮忙抗皮货还能出点力气。好在小小年纪就长得奶大屁股大，一副好生养的样子，老苏头才没觉得太亏本。

郊郊刚买回来的时候，在左邻右舍也算桩大新闻，明着暗着扒墙头溜门缝来看新媳妇的有不少人，看到小媳妇壮壮实实，唇红齿白，不说话也看不出来脑袋有问题，感慨什么的都有。崇家老二也听说了这件事，某天下午推门进来，无人无人之境，大大咧咧大着嗓门道：苏全孝，听说你娶媳妇了，给我看看！

郊郊和全孝正在那荡秋千玩呢，崇应彪踱过去，绕着郊郊打量一番，也没看出郊郊比别人多了两个脑袋还是四条胳膊，不懂哪来那么些大惊小怪。三个半大孩子很快玩成一片。苏全孝悲哀地发现他的处境没什么改善。据说崇应彪他爸、他爷爷都是北崇响马，后来不知道怎么迁来了冀州城，苏护和全忠对此都讳莫如深。家庭缘故，崇应彪天生带点匪气，闹起来没轻没重，随手就敲苏全孝一脑袋包。郊郊在旁边傻笑着看，觉得敲人脑袋的声音咚咚的，特别好玩。

这年夏天，苏护和全忠商量着年底全孝就满了十五岁，届时就安排俩人圆房。对此全孝和郊郊浑然不觉，还是天生地养地野着。全孝天天跟着郊郊和应彪上山下河，爬树掏鸟，时间久了居然身体也结实了点，不那么惨白了，眼见着咳嗽也少了。但是毕竟先天不足，入伏后最热这几天还是中了暑。全孝在房里瘫着，郊郊照常出去找应彪玩。这一天俩人骑在某段古城墙上，假装胯下的是马鞍，举着树棍当洋枪。四下无人，阳光直喇喇地泼下来，郊郊突然从墙上跳下去，站在阴影里，仰头和应彪说：我想上厕所。

崇应彪莫名其妙，四下看了看，连只知了都没有。那会的野地比茅房干净，大人小孩向来是找个僻静地方就尿。崇应彪说，那你尿呗。

他本以为郊郊会像他和全孝一样，掏出裤裆对着墙根放水，结果郊郊噢了一声，脱下裤子，蹲了下去。

蹲了下去！

崇应彪差点从墙头上摔下去。他也跳下来，然后意识到自己还不如不下来。他背过身，说话腔调文明得莫名其妙：“请你把裤子穿上！”

郊郊说不行，他憋不住了。

崇应彪听着后面哗啦啦的水声，臊得满脸通红。那水声一直响到当晚的梦里，一觉醒来裤裆湿着，崇应彪以为自己尿床了，仔细一看又不是。

当天晚些时候，郊郊来找应彪，发现对方正在心事重重地吃米花糖。郊郊看见糖就两眼冒光，咧着嘴，冲应彪摊开小手。崇应彪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，把他拉到一个僻静之处（即，崇家的米仓），对郊郊说，吃糖可以，但是得让我摸一摸你裤子里面！

郊郊不明白裤子里面有什么好摸，但是好吧，他把糖块含在嘴里，慷慨地敞开裤腰。

崇应彪手颤巍巍地摸进去，觉得自己摸到了一个软乎乎热烘烘的小动物。崇应彪六神无主，魂飞天外，手指头完全靠本能在移动。摸着摸着郊郊把脑袋靠着他肩膀上，呼吸里有着米花糖的甜蜜。又过了一会郊郊往后一跳，满脸通红，说，我又想上厕所了。然后匆匆忙忙地跑回家去。崇应彪看了看自己湿漉漉的手指头，又闻了闻，觉得自己下身好像也有种不好解释的冲动。姑且说是想上厕所吧！



## 墙头马上

城西，苏宅对面最近大兴土木。夏天结束，刚上秋，就有一队马车叮铃咣啷地开进城来。打头那辆马车里坐着老爷子姬昌，两边一边一匹雪白的高头大马，二十来岁的是长子姬考，身量还没长开的那个是次子姬发。这一不寻常的迁居也小小地轰动了冀州城。马车队在晨雾中停在新宅门口，当晚已经开了宴席，苏家崇家都被郑重其事地用烫金纸帖请去。这件事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，展示了姬家的守礼懂节。

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，清晨姬家马车队停在宅门口，宽阔街道一时被塞住，姬发坐在马上，好奇地拎着缰绳，马蹄踱来踱去地打量着陌生的青灰街道与朱漆院门。后面运家具的车夫和家仆起了口角，姬考拨马去调停。姬发摸着怀里的手枪，漫不经心地抬头看去，看见一株高大的银杏从对街院门里伸出枝桠。几颗未熟的银杏果落地，一个矫健身影三两下爬上树来，双臂一探，轻松把自己撑上了高大的院墙。姬发饶有兴致地盯着那人看，看他伸手抹一把脸上的水，一双浓墨重彩的眉眼，被叶露洗得干净异常。那是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少年，身上一件朴素的单衣。姬发坐在马上，很高，两个人视线轻易对在一起。

姬发想起许多小时候念过的诗。

那人冲他笑了笑，长腿一撑，又顺着树下去了。院墙另一边传来一个屏气的声音：“郊郊，你看见什么啦？”

“……有人骑马。”一个清越的声音答。

苏老爷带着全忠赴宴归来，父子俩在上房谈话。老苏今天晚上尤为感慨，原来姬家在西岐也算富甲一方，但是最近世道大乱，形势一天一变，来一拨人就刮一遍油，再加上收成不好，多半人都逃了荒。

“这么厚的家底，也要抛家舍业，”老苏说，“可见世事无常。”

“以后只会越来越乱。”全忠说。“最近外面尽在征兵。”

苏护：“姬家老二不是说要上啥军校么。”

全忠：“那小伙子看着挺机灵。”

苏护总结：“有出息。”

停了一会，苏护长长叹息一声。

在窗外悄悄听着的苏全孝被叹出了眼泪。他不是混吃等死那种天性，身体总是不好，他其实比别人都急。他正哭着，后边一双手轻轻搭上他肩膀，是郊郊。郊郊揉着眼睛：“你怎么还不睡觉呀？”

“马上就去。”全孝慌乱地抹着眼泪。

郊郊惊奇地看着眼前哭泣的男孩。他想了想，无师自通地，学着混沌记忆里母亲和乳娘的举动，伸开手臂，把身量单薄的男孩抱在怀里，月光下他们的影子合成一个古怪的巨人。“全孝不哭。”他安慰着，像哄小孩睡觉一样在苏全孝脑门上叭地亲了一下。

“我……我太没用了。”苏全孝忍不住抽抽搭搭。

“不，你很好。”

“我哪里好呢？”

“你对我很好。”郊郊说，想了想：“你对每个人都很好，你也从来不开气，从来不开我说话。所以你很好。”

全孝感激地加紧了个拥抱。

郊郊的思路还在发展：“崇应彪也很好。”

苏全孝噎了一下：“……有他什么事呢？”

“他给我糖吃。”郊郊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我们家也有糖。”苏全孝微弱地抗议。“走吧，我找糖给你。”

两个人手拉着手，慢慢穿过洒满月光的庭院。

## 噢，勃朗宁

姬发来到冀州时是秋天，那年冬苏家老二就要成婚，所以整个下半年苏家都是一副很忙碌热闹的样子。苏家三个孩子，老大全忠二十岁，按说该成亲了，但是世道太乱，全忠自己也没想好以后要做什么，就搁置着。姐己还很小，那么眼下只有全孝这一桩，所以即便只是童养媳过门也准备得非常隆重。姬发算是外来者，对这一切免不了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：他发自内心觉得整件事非常荒诞。

自从第一次见了郊郊之后他一直对他特别地注意。郊郊很喜欢攀爬那棵银杏树，有时傍晚，姬发会看见他坐在树桠上，呜呜咽咽地吹一片叶子，平日里总是茫然一片的脸在暮色中流露一种忧郁。郊郊今年也十五岁，但是长得宽肩窄腰，比他们几个人都高大，行走踱步自有一种风度，像是狗群里的一头狮子。姬发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这样的郊郊会嫁给病病歪歪的苏全孝。天冷了，苏全孝添了咳嗽的毛病，动辄咳得呕心沥血，姬发简直疑心他是肺病。每次几人说着话时苏全孝咳起来，郊郊就体贴地坐到他身边去，帮他拍背。这时姬发和崇应彪就难免盯着这两个人瞧，姬发很快发现崇应彪对之有种特别的嫉恨态度，很快姬发就找到原因。某天姬发奉命去崇家送个什么口信，却在花园里看到崇应彪和郊郊两个人正坐在一起，坐在一起也就算了，两个人挨得如此之近，头肩相抵，耳鬓厮磨，崇家老二的一只手还插在郊郊的上衣里。崇应彪一抬头，看见姬发抱着手臂冷冷地看着他们。郊郊跟着转过头去，头发蓬乱，脸色还潮红着，向姬发露出一个灿然微笑。

“你少他妈多管闲事。”崇应彪指着姬发的鼻子说。

姬发压根不想管这事，但是他早看崇应彪不顺眼，二话不说扑将上去，两个人扭打成一团。郊郊在旁边乐得很开心，他非常喜欢看人打架，更别提刚刚崇应彪给了他一袋花生糖。吃着吃着 he 看见地上有几颗圆滚滚的果实，他好像认识这种东西，又好像不认识，总之咬一口再说。那边崇应彪眼尖，一把推开姬发，上来掰郊郊的嘴：“银杏有毒，不许吃——说几遍你才能记住？！”

姬发感到深沉的悲哀：怎么能傻成这样！

不久之后一件不同凡响的事情发生了。姬发那天来找苏全孝，在院中等他，左右无事，就坐在那里摆弄他的手枪。那把枪是之前他家为了行路购买的一批武器之一，也是姬发从小稳重，又爱玩枪，终于把卸了弹匣的空枪给了他。姬发时不时就拿出来把玩，装模作样地瞄准开火，脑子里都是他大马金刀驰骋河山的英雄姿态。那种生活与小城中几乎凝滞的死水一潭完全不同。就在这时郊郊拎着桶水路过，瞥了一眼，高高兴兴地说：“噢，勃朗宁。”

姬发腾地站了起来，“你——你怎么会知道？”

郊郊耸耸肩，好像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他放下水桶，从姬发手里拿过那把枪，上膛，拉栓，扣扳机，举枪时双腿分开，稳稳撑着地面，简直是西洋片里的职业枪手。姬发简直看傻了，郊郊若无其事，把枪抛还给他：“没子弹，好轻噢。”然后又拎起水桶走了。

时局越来越乱，小城虽然避世，但是也感到一种迫近的危险的气息。进来时时听到炮声，很微弱，还没有过年放的鞭炮声大。即便如此，婚丧嫁娶，生老病死，总要照例进行的吧？腊月初十是苏全孝的生日。就在这一天，苏家张灯结彩，开了很大一场宴席。新娘子盖着红盖头，很高，而且总是很不耐烦地想把盖头扯下来的样子，拜完堂就把他送回新房了。新郎没一会也退了场。现下两个人坐在床沿上，屋里静静地，主屋的喧闹离他们很远。

苏全孝不知道该做什么好，先倒了两杯酒，哄着郊郊喝了。郊郊的脸颊被酒辣红了。苏全孝感觉今晚的郊郊可爱异常。但是他心下还是有些不安，那天姬发向崇应彪转述勃朗

宁那件事，他听得很清楚，他也一直对郊郊的来历有些惴惴。倒不是怕别的，他很怕日后会让郊郊伤心。他凑到房里那两支龙凤花烛前看了看，烛光明亮。他咳了一会，坐回郊郊身边，握住他有力的手，心想，如果郊郊本来有着另一种人生呢？但是郊郊握着他的手摇了摇，说他很困，想要睡觉。苏全孝就把除了那两支红烛的灯烛全灭了，房间里昏暗很多。他慢慢地脱掉郊郊的衣服，那健壮健康的躯体让他一阵晕眩，相比之下他本人就显得太瘦弱太苍白了点。他们赤裸相对，竟一时不知道要干些什么，直到全孝壮着胆子凑上前，浮光掠影地亲了一口郊郊的侧脸。郊郊被吻得眉开眼笑，似乎很熟练地去吻全孝的嘴，伸手抓住全孝的手，往自己的身下领。全孝哪顾得别的什么，早已心荡神驰，不知今夕何夕。

主屋里酒席还在继续，崇应彪和姬发坐在一桌。崇应彪看起来心烦意乱，不住地掏出怀里怀表看。姬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出言嘲笑：亏全孝还把你当好兄弟。崇应彪狠瞪他一眼，两个人在桌下互踢几脚。崇应彪突然换了个腔调，问姬发，如果征兵队进了城，姬发要不要去？姬发说那也要看哪个师来征兵。崇应彪用筷子头蘸着酒液，把旗帜图案在桌面上简略地画了画。两个人都陷入了沉思。最后崇应彪苦笑了一声。说我之前还想着，也许当了兵以后就有机会能把他带走。算了。他扭过脸去，看着窗外的月色，仰头喝下一杯酒。



## 糖霜柿饼

姜文焕是个很不响的人。意思是大多数时候他都不怎么爱说话，也不发表什么意见，给人一种软陶土的印象。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心里没数。一进冀州城他就意识到，这是个脱了节的地方。运动、枪炮、口号都尚未入侵这片铁色的小小城池。县令姓鄂，看着还算利落，着人在主街支一张八仙桌，旁边打了旗，上书“征兵”。县保安团出来列队，站得半死不活，姜文焕看在眼里，微皱眉头。

他亲手誊抄征兵名单。姓名年龄籍贯，绝无错漏。来的多半是破衣烂衫的游民，但凡家里有点产业，谁也不会想着来当大头兵。人堆里还有几个少爷，锦衣华服，身边围着家丁小厮，姜文焕不动声色地看了他们一眼。这一眼就看见人堆里站着一个人，个头很高，五官又浓烈得很醒目，让人离老远就能注意到。姜文焕就这样扫过一眼，低下头，捏起笔，刚要写字，突然电光一闪，他猛地跳起来，动作之大把面前那张八仙桌都掀翻了，笔墨纸砚淌了一地。周围卫兵吓得傻了，呆呆地看着这个素日不响的人。姜文焕手抖得厉害，长腿从面前翻倒桌面上跨过去，一声呼喊从喉咙里爆出来：

“殷郊！”

这一声惊雷一样。众人视线唰啦转向，看着那面皮白净的文绉绉的书记员疯了似的扎进人堆里，一把抓住苏家童养媳的胳膊：“殷郊，你怎么会在这？！”

郊郊若有所思的样子。“殷郊……殷郊……”他艰难地思考着，好像有人在纸糊窗上捅了一指头，昏暗屋子里照进光了似的，他眼睛一亮：“殷郊！殷郊是我的名字！”

姜文焕转头命人速去通知大帅，这边拖了殷郊的手腕就走。

“哎，你干什么的？”崇应彪站着旁边，一伸手就把殷郊拦下了。姬发抱着胳膊在一边虎视眈眈。姜文焕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们，倒想问问他们是什么人。殷郊看着他们对峙，觉得眼前场景潜伏着一种熟悉的危险，后脑勺的伤疤既痛且痒，他突然只剩一个念头，就是回家，回到苏全孝和他共住的那间小厢房里。他突然甩开姜文焕的手，撒开长腿，转头就跑。

这下兵荒马乱，姜文焕、姬发应彪都带着人追上去。殷郊慌不择路，见缝就钻，连拐几道小巷居然也甩掉不少人。他正回头看着，斜街穿来一匹大马，纯黑色，其高大之罕见，简直可以称为巨兽，缰绳猛勒间人立起来，两只前蹄悬在殷郊头顶，吓得他一下仰倒摔在地上。那对马蹄贴着他落下来，差半寸就踏在他胳膊上。跟着落下来的是一道马鞭，重重地甩上脸颊，啪一声，打得头颅向侧边猛一甩。

“孽子，你跑什么？”威严喝令从天而降，殷郊捂着脸颊往上看，心头满溢熟悉的悲哀与恐惧。男人骑在骏马之上，身披大氅，半空一轮苍白的太阳扛在他肩上，面目笼着恐怖的阴影，看不清楚，但是殷郊心中洞明：这是父亲。

苏护得了消息，带人赶来时，只看到一道吉普车尾气，颠簸着开出城去。他们这才知道，在家里住了三年的那个笑呵呵的傻子，是名震四海的殷大帅膝下独子。众人惊骇着，没发现当时跟着出去找人的苏全孝一直没回来。等想起来这位二少爷的时候，苏全孝已经伶仃地跨进门，汗水泪水满脸，颧骨上两道不正常的病态潮红。

“我要当兵去了！”他浑身哆嗦着，撂下这么一句，摔门回了房。

殷郊被绑手绑脚地扔在吉普车后座上。乡间土路不平，车身摇晃，如同坐船。脸颊上的血在皮质座椅上涂开一大片。突然压上一块大石，车体猛一甩，殷郊后脑梆地撞上车门，痛得眼冒金星。这一下还真把些记忆敲回他脑子里：

他记得十二岁，北平，他从殷府出来，准备偷偷去看望母亲。这件事不敢让殷寿知道，于是他只叫了家里一个车夫，黄包车拉上他就奔了姜公馆。到了公馆门口，他下车，看见对街有个小摊正在买糖霜柿饼，他知道母亲喜欢这些时令的小玩意，就让那个车夫在那等着，他穿了马路，买完柿饼正低头掏钱这一瞬间，背后传来一声闷响，只有殷郊敏锐判断出这是装了消音器的枪声。他一回头，看见车夫衣襟冒血，软软地往下躺，心知不对，扔下钱拔腿就跑。两个蒙了脸的成年男人跟在身后猛追。脚步声愈发近，他后脑挨了一记铁棍，痛楚照明弹似的爆开。他往前一扑，摔进路边一道水沟，不再动弹。身后有人压着声音急喊：“死了没？”

拎铁棍那人走进了，把他水淋淋地翻过来，看见小孩双目紧闭，面色惨然。正伸手探他鼻息，殷郊猛地睁开眼，鲤跃而起，一脚蹬在那人下颌骨上，踢出裂瓜一般声音。那人向后仰着，扑通摔倒。殷郊跳起来没命狂奔。另一个打手掏出枪来，打得他身侧水泥飞溅，街上骚乱起来，四下叫喊。殷郊趁乱穿出一道小巷，也是他命不该绝，正好一辆驴车拉着四大桶泔水，轧轧地路过，他扑上去，跳上板车，一矮身，把自己挤在木桶之间。赶车那人正打瞌睡，只觉得驴车一晃，刚回神就听后面人仰马翻乱成一团，连忙抽了那驴两鞭。泔水桶臭气逼人，一路上人人退避。殷郊把自己藏好了，摸一把脑后，痛得他要吐。正是严冬，很快他领子上的血都冻冰了，他也早就昏了过去。

之后的记忆就很模糊，好像电影院里胶卷机出了故障，只有摇晃的片段。他看见自己被一只手牵着走进一座有银杏树的院落，树下一个瘦高的小男孩，捧着脸很忧郁的样子，看见他就惊喜地站起身来。看见一间昏暗的仓房，身下是雪白如银的大米，尘尘的米香气里有人压在他身上，唇舌间衔着一块糖。看见他攀在树上，墙外一个少年身骑白马，遥遥地望过来。那些昏黄的画面沙沙地，逐渐被噪点覆盖，最终一切都隐没于一片茫然的黑暗。

## 白手套

姬发站在歌舞厅二楼的露台上抽烟。夏天快过去了，夜凉，在黄呢子军服上抹了一层茸茸的水汽。栏杆外是车水马龙喧声连天的景象，有公子哥捧舞女，鲜艳篷簇的花篮流水似的往门里送。马路尽头来了一辆黑汽车，型号眼熟，车门一开，从里面迈出一条颇长的腿，扎着马靴，腿太长，那靴管给人高耸入云的印象。跟着钻出一个人来，从上面只俯见一个发顶，鼻梁是英武的三角形，一对宽肩扛着肩章，好不神气。姬发早认出他是谁，瞪瞪下楼，正好在那人进门时迎了个照面。姬发站直了，马靴后跟啪一碰，笑吟吟喊道：“少帅！”

殷郊正在那里摘手套，浓眉一扬，“姬发！”

他走上前去，在姬发背上拍打两下：“哪去了你？半个月不见人。前几天比干叔祖过寿你都不来，倒在这泡歌舞厅！”

姬发笑着躲他。领他到雅座，早有人勤切地倒茶添水。“部长那边我已经赔罪过了。我前两天告假，回了一趟冀州。我哥来信说老爷子身体不大好。”

殷郊很关切。“姬伯伯现在还好吧？”

“好着呢。”姬发盯着他把手上白手套彻底摘了，自然而然地接过来，叠好。“县城最近也兴新式学堂，老头当了先生，天天教一群太太小姐念之乎者也，累着了。”

“我以为现在不兴念之乎者也了。”殷郊笑。

“也有洋文。”姬发道。他又要给殷郊倒汽水，殷郊挡了一下，“行了，都警卫营营长了，还把自己当勤务兵呢。”

姬发笑着做了个不以为然手势，殷郊道：“真的，你现在可算名人了，那天寿宴，农林部长家那位赵太太还打听你有没有婚配呢。”

姬发眉毛一挑：“怎么着，她想改嫁？”

“放你的屁！”殷郊捧腹大笑，那笑容从前那个殷郊倒是分毫不差。笑完了，两人又天南海北地聊了一会，殷郊突然有些期期艾艾地开了口：

“对了，你这次回来，有没有路过保定？崇应彪他——？”

“他都当了团长了！”姬发好像知道他会问这个，利落地答了出来。“我去了以后拉着我好一顿炫耀。其实——”姬发有些苦涩地说：“如果你想见他，拍个电报去，他肯定蹿得比兔子还快。”

“我才不见他呢！”殷郊说完，苦笑一声。“再说吧。我算是给圈到京城里了。不然我也想再回冀州看一眼。”

他们不总提起过去的事。话音意味深长地在空气中余震。过了好半天，直到姬发心事重重地再次点起一支烟。

“小苏从月底就从武备堂毕业了。”姬发隔着烟雾，掀起眼皮看殷郊的脸。殷郊垂着头，心事重重地样子，睫毛在颧骨上投出一片密影。他还是和从前一样俊，但是俊得沉重，俊得伤心，不活泛。

殷郊低着头，用指尖画着桌布上的纹路，说，“噢，他念武备堂去啦？”

“我和崇应彪准备为他好好贺一下。”姬发看着他，舞厅射灯暗暗的，似乎在流动。“少帅赏个脸？”

殷郊的指尖茫然起来。从冀州被接回北平，那已经是将近七年前的事了。到了北平就是养病，被捆疯子一样地捆着，见了无数个西洋大夫。最后终于把该想的都想起来了，也不再嚷嚷着回冀州，只落下了偏头疼的毛病。崇应彪被父亲派给了得力干将闻师长，姬发因为人实在机灵，被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。鞍前马后地奔波了几年，殷寿安排下去，让姬发去东洋陆军士官学校留了学，回来以后又委以重任，掌管警卫营。官职不高，但是总领大帅亲兵，俨然当下一个心腹培养。苏全孝就离他们远了些，他当时第一次报名参军，招兵办的人嫌他病弱没要他，他一个人走了二十里地，找到殷师当时在冀州城外的一支驻军，那里的师长终于收下了他。拖着那样一个身板，还跟着上过几次战场，立过功。这么多年，崇应彪见过一两次，只有小苏从来没见过。殷郊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是对小苏有些畏惧，可能心里多少觉得自己辜负了人家。具体辜负了什么呢？殷郊又说不上来了。

殷郊道：“行了，改天再说吧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回去。你明早给我上帅府报道，我非要拉上你好好玩两天。”

姬发嘻嘻哈哈地，亲自送少帅和卫兵出了门。目睹着吉普车远去，嘴边的烟卷也烧到了头。他把烟屁股扔掉，兀自摸着嘴唇。从前年少无猜的时候，他因为是后来的，在苏全孝、殷郊他们这一群面前总是有些像个外人，看着他们你情我爱吃醋捻酸，自顾自抱一种旁观者的态度。可是如今——四五年了，殷郊身边只有他一个，他看着殷郊发病，也看他一点点清明，陪殷郊挨过打，也替殷郊向大帅求情。他陪着殷郊的时间，要比崇应彪和苏全孝加起来都长了。一场局里呆了这么长时间，任谁都要掷一把骰子下去。姬发回了座，发现殷郊把那双手套落在了桌上，白绸子的手套，绵软地，摊开了比姬发的手小上一圈。姬发握着那双手套，凑近唇边，眷恋地吻了一下。

## 酒与糖

姬发离京半月，回来以后可以说忙得不可开交，好像北平城离了他都停转了。先去警卫营操练一番新兵，又去大帅眼前点卯，不露面还好，一露面，一口气压下来四五桩事。忙完了，还得陪殷郊去玩。真是为了老殷家鞠躬尽瘁。头一天，殷大少爷换了一身西装，两个人看完了电影逛公园去，拉着手刚要说几句话，姬发就被一个电话紧急叫走了，要他亲自去省长那边传递一个机密口信。第二天，终于得了空，结果还没怎么样，少帅犯了头疼。偏头痛不算小病，在殷郊这颗饱受摧残的脑袋里发作，更是要了人的命。每次痛起来，殷郊就晕得走不了路，两眼发花，谁也不能碰他，一动就要更痛。折腾了大半天，过了一晚上还没好。第三天晚上就是预定的给苏全孝的祝宴，崇应彪听说殷郊可能列席，果真蹿来得比兔子快。姬发守着病人一夜没合眼，白天潦草修整一番，晚上就先赴宴去了。出门时殷郊还在床上睡着。

宴席办在富丽酒店，二楼包厢。姬发进门时崇应彪和苏全孝已经上座等着了。苏全孝一见他就站了起来，一张尖脸还没说话就带上笑。苏全孝好像是长得更高了，身板也没那么薄，武装带一扎，有点长身玉立的意思。苏全孝招呼了姬发一声，姬发点点头。崇应彪四平八稳地坐在那夹菜吃，眼皮掀了掀就算打招呼。姬发不和他计较，在桌边坐了，就他们三个人，圆桌空着一大半，偏偏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把主位也空了出来，实在显得空落落的。

“殷郊没来？”崇应彪明知故问，语气颇落寞。

“他犯头疼。”

“啊？严重不严重？”崇应彪问。

“老毛病了。”姬发说，看苏全孝闪着一双眼睛，抿着嘴看着他，只好解释了一遍殷郊是怎么落下的病。讲完看见苏全孝那嘴唇都快被咬出血了，哎了一声，说你们别太担心，并不常犯。

崇应彪翻了个白眼。他很听不惯什么你们我们的，好像他知道的多，就比别人和殷郊更亲近点似的。

愁云惨雾地开吃。正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声通报，说少帅到——

连着几声桌椅板凳响，三个人齐刷刷地站了起来，连崇应彪的屁股也抬了尊驾。殷郊忒高个子，一身戎装，顶天立地地往包厢门口一站，看见里面的架势，笑了。

“这么正式干什么？”他笑容勉强，脸色还有点白，可见是忍着病。“都坐下。”

这话说完，他不自己由得有点默然。上次这四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可不会用这个腔调。

姬发和崇应彪默默地坐了，只有苏全孝还站着，两个高个站在包厢两端，看得人脖子累。苏全孝眼圈缓缓红了，面容还是很白，那红就很明显。他喉结动了又动，一个字都没说出来。

殷郊看着他，也微笑。心想，看着确实壮了不少，也高了，脸和记忆里一样稚气。从以前到现在，他对苏全孝一直有种慈爱的心理。现在清明了，只会更甚。他看出主座给他留着，走过去坐了，发现自己左手苏全孝右手崇应彪，对面坐一个姬发。他双手扶住太阳穴，眼神都直了。

“你——”苏全孝终于从喉咙间细细地噎了一句，“你的头疼怎么样？”

“现在好多了。”殷郊撑起精神笑了笑，转头看他，苏全孝的眼神灼得他一颗心乱跳。“你的身体好点没有？”

苏全孝猛点头，像只小狗似的。殷郊没忍住，在那颗头发细软的脑袋上揉了一把。

右侧传来筷尖划盘子的声音，殷郊脑袋跟过了电似的，伸手捂住自己的眼睛，哀声丧气地说：“太久没见了，我来看看你们。”

眼睛捂得严严实实，也不知道到底想不想见。

终于姬发替他解了围，说行了，哥几个眼神架等会再打，饭都凉了。

四个人拿起筷子。终于漫无目的地聊上一会，说士官学校、说行军打仗、说如今势头猛烈的南方政府。说着说着，话题转回给苏全孝接风洗尘这件事上，姬发说大家敬苏全孝一杯。殷郊后来的，酒杯一直空着，正找酒瓶子，那边苏全孝把洋酒瓶捏起来，把他的酒盅倒满了，自己的酒杯里也象征性点了几滴。殷郊抬起眼睛，对上苏全孝那认真到执拗的视线，电光石火间，两人都从对方眼睛里看到，多年前那个红烛见证的夜晚。

差点摔了杯子，殷郊捏起酒盅，在苏全孝都杯沿上碰了一下。

“恭喜你，全孝。”殷郊说，垂着眼睛，“长大了，身体也好，以后能有出息了。你知道——我一直看你像亲弟弟一样！”

苏全孝握杯的手愣住了。堂堂灯光下，少年的脸骤然灰白起来。姬发欲言又止，那边崇应彪笑眯了眼睛，手贱，夹了一筷子醋鱼放进殷郊盘子里。

这一筷醋鱼闯了祸。殷郊头痛发作时对腥味酸味特别敏感，一口醋鱼把他熏了个头晕眼花，支撑不了，把杯子一扔，转过头就吐在了地板上。

姬发跳起来，冲过去，殷郊抱着椅背，面如金纸，眼睛都不敢睁，灯光也刺得头疼。姬发姿态熟练地把殷郊的脑袋抱在怀里，从口袋里掏出薄荷油，在殷郊两侧太阳穴和鼻子底下都抹了点，然后低头看殷郊的脸色。殷郊的脸色稍稍缓和了些，然后把他推开：“你衣服，有烟味。”他言简意赅，腾一下站起来，直走廊尽头的盥洗室。

殷郊抱着水池，干呕了一会，往脸上扑了点凉水，漱了口，觉得自己稍微好了一点，转过身，门口门框上倚着的，果然是崇应彪。殷郊苦笑起来。小苏是好人，是他弟弟一样的亲人，崇应彪是狗，咬了他不说，还死不撒口。不过崇应彪这会站在门口，也是高个一个，把外面的灯光挡得七七八八，殷郊在这一片昏暗里，倒是站得比较惬意。

“我发现你怎么老是不看我啊。”崇应彪一只手揣在裤袋里，过会翻出一块糖块来，剥开糖纸往嘴里一扔。

殷郊扶着洗手池的沿，听着崇应彪咯蹦蹦地嚼糖块，觉得被嚼的是自己的骨头。“我敢看你吗？你自己照照镜子去，你光靠眼睛就能把人活吃了。”

崇应彪呵呵一笑。“我之前在小人书上看过一个说法啊，郊郊。”他把口袋里的糖块翻得哗啦啦响。“传说中的仙女都能飞，但是一辈子不能吃人间的东西，吃上一口就坠住了，再飞不起来了。”

殷郊在这时迈了步子往外走，崇应彪右腿一抬，蹬到对面门框上，在他身前拦了一道闸。

“你算算，你吃了我多少了？”

那双下三白的眼睛抬起来，直勾勾地看着他。狗的眼睛。狼的眼睛。

“你想翻天吗！”殷郊低喝道。

“我想对你好！”崇应彪也吼出来。他现在什么都不怕。以前总要忌惮着苏家，体贴着苏全孝，现在还有什么好怕的？没有了！天王老子也管不得他。他一把握住殷郊的手腕。“你跟我走！”

“干什么！”殷郊挣了一下，没什么力气。

“治你的脑袋。”崇应彪说。

他拉了人，向门外卫兵一使眼色，卫兵得令，崇应彪走到后门时司机已经把车开了过来。崇应彪扶着殷郊上了车，报了个地点，是一栋二层小楼，看样子是崇应彪自己的房产。进了门，殷郊晕头晕脑，被安置进卧室，挨着床沿坐下。腿上突然一动，殷郊掀开眼皮，看见崇应彪单膝跪地，正在帮他脱马靴。他有气无力地问了一句：“姬发呢？”

“这事不能让姬发知道。”崇应彪说。

殷郊刚想问什么事，就看见崇应彪开了床头一个箱子，一套配件齐全的烟具被他从里面捧了出来。

## 坠吧，坠吧

苏全孝在包厢里啪嗒啪嗒掉泪。姬发看着人收拾了地上的污物，又转回来收拾苏全孝。深而重地叹了口气，觉得自己真是老妈子命。

苏全孝怔怔地说，“他说他只拿我当弟弟。”

姬发道：“唉。”

苏全孝：“他特意来这么一趟，就是为了告诉我这句话。”

姬发道：“哎呀。”

苏全孝把埋进小臂里，哇一下哭了。“没用！我干什么都没用了！以前我就争不过崇应彪！现在我连争都没处争啦！”

这话说得姬发有点心虚。

苏全孝抽抽噎噎，伸手把鼻涕抹了。“他怎么能只把我当弟弟呢？我们是拜过堂成过亲的！”

他真恨，恨的是自己。他恨自己喜欢殷郊，但又不能理所当然。他总是不敢喜欢他！从前的事他多少也知道一点，他知道崇应彪一直对殷郊有心思，但是，抱着腿坐在那，看着崇应彪和殷郊用木剑打得你来我往，他竟然会想：他们看起来真合衬。不敢喜欢。就算拜了天地，躺在一张床上，他还是觉得自己唐突了人家。如果殷郊那会不傻，他就一定会认出自己苍白的、瘦骨嶙峋的身体里蕴藏的丑恶，会看出他们的躯体对比起来有多么鲜明，会知道他们的结合是一件多么不合理的事情。如果能彻底断了念想，也就好了。可偏偏一直惦记着——他们是成过亲的。那就全都不算了么？没有人敢再提起，把殷寿瞒个滴水不漏，把记着旧事的破纸一扯，一藏，这件事就能干干净净地，彻底地没发生过吗？

姬发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。“老弟，你也想一想，你对殷郊到底是什么感觉？你看：你刚认识他的时候还小，又是个孤苦无依没人陪伴的状态，你有多少是把殷郊当好朋友好哥哥？不瞒你说，那会我们看殷郊笨手笨脚的照顾你，都觉得你们像——像小女娃办家家酒！反正特别的胡闹。”

苏全孝抬起头，困惑地眨巴眨巴眼睛。他竟觉得有几分道理。

姬发苦口婆心：“借着这个机会，你好好审视一下自己，殷郊是想清楚了，你也清清楚楚。那桩事本来就是强扭的，也许换一种方式遇见，你也不会对他有那种想法！”

苏全孝半懂不懂，不懂装懂，似乎懂了，似乎没懂。总之，看姬发的眼神带了点崇拜，他说：“发哥，你好聪明，不愧留过洋！”

姬发摆了摆手，说：“你审视审视，啊。”也让我喘口气。他心下腹诽，这一天天，未免太操心了！四下一看，最让他操心的那位没了踪影，连带一个搅屎棍崇应彪。他吓得血都凉了，跳起来：“殷郊人呢？”

苏全孝糊里糊涂地被他按在原地审视，他带了卫兵，一路追将过去，直到那栋小楼。楼外护卫着崇应彪的亲卫，有人试图拦他，他脸一沉，眼睛一瞪，抬腿就闯。一路上上了二楼，只听屋里乒铃乓啷一通，他刚要踹门，门开了，崇应彪堵在门缝，上身精赤着，只穿一条军裤，露出一身腱子肉。屋里云山雾罩的，看不清楚。

“人呢？”姬发眉毛立着，厉声问他。



“床上光着呢。”崇应彪轻佻地一抬下巴。“别搅人好事，快滚。”

姬发狐疑地吸了吸鼻子，“屋里什么味？”

“——禽兽味！操你妈的，滚远点。”说完就要摔门。姬发一只手把门板撑住了，和崇应彪形成对峙之势，眼睛里瞪出火来：“你让他自己和我说话！”

“姬发。”屋里传来很平静的一句，殷郊在床上翻了个身，留给门外人一个赤裸的脊背。“你出去吧。帮我和大帅报告一声，说我明天回去。”

那门毫无疑问地贴着他的鼻尖甩上了。姬发怒发冲冠，气得眼睛里都蓄了泪，一路下楼，出了楼门才发现自己右手一直按着手枪柄上——他是真恨不得一枪毙了崇应彪！但是毙不得，他犯了军纪事小，崇应彪现在是闻师座手底下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而他是殷大帅身边的红人，他和崇应彪有了冲突，那等于是让闻师和殷帅难堪。可那门后绝对藏着猫腻。一边想一边发急，在楼下团团打转。还没来得及想出办法，他的勤务兵一路小跑过来，附耳道：“营座，有人拜访。说是您的同学。”

同学？姬发迟疑了一下，刚想说什么同学，突然脸色巨变。一时顾不得别的，一边叮嘱着把人安置起来，绝不能让别人看见，一边火急火燎地上了汽车，把崇家小楼姑且扔在身后。

崇应彪关紧了门，大松一口气，转回床边，看见殷郊背对着他趴在那，一张裸背露在被单外。其实刚刚他们根本没脱衣服，听了姬发的声音，崇应彪火急火燎甩了衬衫去开门，没想到殷郊能配合他，可以说又惊又喜。手掌贴上那起伏延展的肩胛，顺着脊梁沟一路往下摸，一直摸到皮带，俯下身，狠狠地在人后脖子上亲了一口，亲出叭的一声。殷郊有一张好脸，也有一身好皮肉，不是说多白，而是紧实，光滑，蜜一样，绸缎一样。他怜惜地抚摸着那挂好皮肉。问他：“头不疼了吧？”

殷郊摇了摇头。

“现在感觉怎么样？”

殷郊困顿地眨眨眼。“有点难受。”

“哪？”

“说不上来。感觉全身没劲，胸口发闷，还有点反胃。”

但是头确实不疼了。谢天谢地。

崇应彪松了口气。刚刚那几口烟是他捏着人下巴，一口一口渡进去的。要死一起死。死都不算什么，他就是看不得殷郊疼。幸好殷郊这回只感觉难受。这事头一回感觉都不怎样，瘾头是一次一次累积着勾起来的。还好，他还不算毁了殷郊。

他慢慢地趴下身去，把脸颊贴着殷郊的背。手指从殷郊手背间挤过去，十指相扣，才发现自己手是冰凉着的。心里有个声音问，他以后再发病怎么办？

以后自有以后的办法。他咬了牙，就算真染上了，他崇应彪哪怕去掏死人坟堆，也会养得起他！

殷郊被他压着，难受地动了动，突然笑了，问他：“哎，崇应彪，问你个事。”

“快说。”崇应彪钻进被窝，俩人前胸后背，紧密地贴着。

“我那会是不是特别丢人啊？”殷郊脸有点红。

崇应彪咬着嘴忍住笑。“没、没有吧。”

“少放屁。”殷郊连耳尖都烫了。“我干了多少蠢事——天啊，我还在你面前撒尿！真是想起来就活不了了。”

“别呀。”崇应彪赶紧安慰他，手不干不净地把人皮带抽了出来，裤子也往下褪。“不就是撒尿吗，你被我觉得还少了？”

“禽兽。”殷郊啐他，伸手往后摸了摸，“裤子里什么东西，硌死人了。”

崇应彪扭着胯刚想开几句荤腔，突然意识到殷郊在说什么，伸手把裤兜里的糖块全掏出来，撒开了有小半床。

“你没事兜里开糖铺？”殷郊凑上去挑挑拣拣，最后择了一块巧克力糖放在嘴里。

“这不是要见你吗。我什么时候见你空过手。”崇应彪摸着他的头，看着他，殷郊终于大发慈悲，翻过身，第一次正经八百地看了他一眼。这一眼就把崇应彪看晕菜了。瓷生生的白眼仁，黑眼珠像围棋子，那么清楚的一双眼睛。

“你把我喂出蛀牙了，你知不知道？”少帅训他，可惜嗓子被糖浆化得甜而又软。崇应彪怜惜地吻他的嘴，尝他唇瓣上那点糖分。

“得蛀牙疼不疼？”

殷郊没回答他，只是把舌尖探出来。

两个人凶猛地亲吻了一会，最后一点糖浆化了个干净。崇应彪意犹未尽，吸一口气，潜水一样扎进被窝，殷郊的躯体马上就紧绷起来，反手抓住头顶的床柱，另外一只手咬在嘴里，制止那些丢人声音。

好像又回到那间米仓。暗暗的，尘尘的。米香陈旧得让人安心。快乐的时候直往下陷，耳边沙沙响。

回忆骤然终止了，崇应彪从被窝里冒出来，脸憋得通红，一擦下巴上的水：“我也问你个事。这种事，你后来有没有和别人——？”

“说什么呢！”殷郊红着脸要抽他，被崇应彪嬉皮笑脸地躲开了。“那全孝呢？你俩怎么回事？和我说说。”

殷郊打定主意不理他了。但是崇应彪坏，一边撩拨一边逼问，折磨得他筋酥骨软，直逼出泪来。“我……我不知道算不算。”

“什么？说说。”崇应彪把耳朵凑上去。

殷郊被逼得没法，小声说了。崇应彪听得连变了四五种表情，万花筒一样，最后定格于一个神秘莫测的高深。“我也不懂了。算半次吧。这么说就只有我呀？”

殷郊抽他的耳光。“王八蛋，骗傻子你还挺得意。”

“我那会可不觉得你傻。”崇应彪眼睛亮闪闪，凑近了，一下一下吻他的脸。“我那会觉得你顶好。”

他眷恋地用嘴唇描摹着他的眉毛眼睛，心里说不出的快活。满屋沉闷而腥甜的空气。满床糖果。崇应彪想，吃吧，坠吧，一直坠吧，坠到再也飞不走。只有我抱着你。我顶好顶好的郊郊。



## 英雄是什么？

姬发的汽车在一间业已打烊的咖啡馆后门停下。姬发独自从后门进去。闭店后咖啡馆已打扫过，椅子全翻到桌面上去，光洁的地板散发漂白水的洁净气味。一张圆桌边的两只椅子被人放下来，桌边坐着一个人，屋里没开灯，街灯映出一个长衫礼帽的剪影。那人看着姬发摸着黑走到眼前，站起身来同姬发握手。

“姬长官，好久不见。”

“鄂顺。”姬发笑着说，“你什么时候回的北京？”

鄂顺把礼帽摘下来，放在桌上。“有一段日子了。”

鄂顺和姬发是在东京认识。姬发当时在军校念书，鄂顺当时也在日留学。说来也巧，鄂顺是冀州县令的长子，两个人算同乡，一来二去就熟识了。那时候在日的留学生不少，动不动就有联谊，鄂顺和姬发两个人一道，参加过不少讲座和集会。其中一些讲演，令少年人们热血填膺。

两人寒暄几句近况，鄂顺把玩着手里的礼帽，提起：“上次通信，我寄给你的那本德国人的文选，你读过了？”

“读过一遍。”姬发笑了笑。“不过，我毕竟是个武夫，大多数东西，我还是看不大懂。”

“是不大好懂的。我也不能说我完全明白。”鄂顺也笑。

“不过，那些话，看得人心里很热。”姬发沉思地说。

“血热的人看那些，是一定会感到热的。”鄂顺轻声道。

姬发垂下眼睛。

顺：“记得你以前总说，我们已经落后于世界太多了。”

发：“九州生气恃风雷。”

顺：“想要做些什么，但是到处都是死路。要走通，就必须开一条全新的路来。”

发：“这条路就一定能走通吗？”

鄂顺道：“白俄人已经走通了的。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。这是原来在礼拜堂里听过的一句话。”

他站起身，重新戴上帽子。“我在信里说的提议，你可以好好想一想。”

姬发道：“当然。”然后犹豫一瞬，问他：“你离开北京后去哪？”

“去长沙。”鄂顺回答。他身材修长，看上去有些文弱，表情却有种带有力度的坚定。“欢迎你随时来信。”

姬发无言地再次同他握手。鄂顺向他抬了抬帽檐，就此告别。

汽车驶上漆黑的街道。深夜，古城显示出一种气力难继的疲倦来。姬发全无困意，向车窗外看，只觉得黑暗的远方中藏着一颗火种，被包裹着，随时会爆裂开。从小他就信誓旦旦要做大英雄，什么是英雄？他想，英雄就是愿为真理而牺牲。可是这个混沌世界中连真与

假都不存在，哪里有真理呢？那些慷慨的词句，言犹在耳。他把额角贴在车窗上，看见一条火与铁的道路。

殷郊是第二天早上坐着崇应彪的汽车回来的。两个人径直进了大帅的书房，请安，挨骂，殷寿叫崇应彪转达，让闻仲最近少往北边跑，在保定随时准备调动。然后就将二人轰将出去。崇应彪还有事，没在帅府盘桓，直接走了。而殷郊笑咪咪地，背着手朝花园里端坐的姬发走过来。

“生气啦？”殷郊歪着头，看姬发气咻咻撅着嘴的神气，忍不住要笑。他一见姬发撅嘴，就有冲动要伸手把姬发的嘴巴捏扁。不过若真如此，姬发一定要咬他一口的。

“你倒是挺高兴。”姬发简直不能看他，一看就会想到昨晚凌乱床榻上那张裸背。那片苍白背脊像是枚图钉扎在他脑海里，一想到就又痛又怒，还有些不可告人的情绪。

殷郊自然不知道他怎么想。他在石凳上挨着姬发坐下。“唉，崇应彪这个人啊，遇见他也算咱们倒霉。”

姬发回过头认真地看他。“他实在是不算一个好人，殷郊。”

殷郊还是那种说笑的语气。“谁说他是啦？”

姬发一阵烦闷，下意识又从胸袋里掏出香烟夹子来。殷郊好奇地看着他，“以前没见你抽烟这么凶。怎么，有心事？”

姬发不知可否。殷郊笑道：“正好有空，陪我打会网球，你也解解压。”

帅府花园里有很大一片空地，正好支了网子当球场。两个人只穿着衬衫打球。秋意渐浓，阳光还是很足，少顷两人就汗流浹背。打完几场，殷郊率先放下拍子，去一边阴影里坐着，敞开领子散热。姬发从保温箱里拿出支汽水来，插上麦管递给殷郊。殷郊伸手去接，指头握上姬发的手，姬发仍是没有松手的意思，只是定定地盯着他，殷郊只能就着姬发的手，咬住麦管喝了几口。姬发这才笑了一笑，收回汽水瓶子，自己喝了。

殷郊愣愣地看着他的嘴唇把还带咬痕的麦管含进去，心头一晃，脸不知怎么发起烫来。他站起来，说实在太热，回去换身衣服。回了房，在镜子前一站，这才发现敞开的领子里，侧颈上艳红的一点痕迹，相当晃眼。殷郊的脸更烫了，心想难怪姬发总盯着看。暗骂了一声崇应彪，他把军装换下来，穿了一身月白长衫，立领把颈子遮得严严实实。

午后苏全孝找上帅府来时，殷郊就穿着那身月白长褂坐在花园里看书。四下一片浓绿，殷郊低着头，双眼皮褶刀削斧凿，显得异常沉静。苏全孝看得呆了，心想殷郊与他的弟弟是多么的不同。不过似乎这样才对，殷郊就是应该坐在一片画景里，自身也如画中人一样漂亮。

他一路走到殷郊面前去，殷郊后知后觉地抬起头，脸上有点茫然。“全孝？”他道，“有什么事——”

“昨天，姬发哥跟我说了很多，我认真审视过自己了，我觉得，”苏全孝像是好不容易鼓起勇气，飞快地把话吐出来。“我是爱你的！”

殷郊完全没听懂，就看见小孩站在他面前，忸怩得几乎要跳起来一样。苏全孝又稀里哗啦说了很多，譬如虽然你把我当弟弟看待，但是我的看法是不同的、我对你始终是一片真情、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变过……诸如此类，听得殷郊快和他一起羞得昏死过去。终于，

苏全孝停下了，整个人红了个透，定定地看着他：“郊郊，以前是我占了你的便宜，现在能不能给我机会重来一次？”

殷郊几乎被这些话噎死，吞吞吐吐地，只想回绝。可是一看苏全孝，脑子里就尽是从前那个，在天井里捧着脸，巴巴地望着他的小男孩。一句“不要这样”死活出不了口。苏全孝见他一直不说话，只当他默认，大着胆子，在他的脸颊上吻了一下，动作笨拙，只是嘴唇从肌肤上蜻蜓点水般掠过。就这样，苏全孝好像已经占到天大的便宜，通红着脸转身跑了。

殷郊摇了摇头，垂下眼睛继续看他的兵书，却无论如何也看不下去，眼睛盯着书页，心早飘远了。不一会吃吃笑了起来，自嘲地摇了摇头。斩不断，理还乱，是情丝啊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